

■殷铁山 作者地址:嘉鱼县鱼岳镇考棚村

早春的风就会让你喷嚏不止，清涕直流。

二月的雨,纤细如丝,密密斜织。杜甫诗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,我想,可能指的是二月的雨。二月的雨可真是好雨呀!村庄、田野在柔情的雨中静默着,静静地享受着雨水的浸润。山朦胧,水朦胧,人朦胧,若虚若实,如诗如画。早上人刚睡醒,听到窗外雨水滴答滴答地从屋檐上掉下来的声响,有如演奏一曲节奏明快的晨乐,给二月清冷的早晨平添了许多热闹的情调。

早春毕竟还是春寒料峭,阳光也只是一会子的工夫就摇荡向西天边了。如果是黄昏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,觉得春天的脚步不会到来。风冷飕飕的往心口窝里钻,日间斑斑的满室大阳光欣欣向荣的景象仿佛成了幻觉。

早春,就像是一幅用水与墨汁交融在一起的中国画,不上色彩,只用墨的深浅来渲染。而真正的春天,像是色彩绚丽的水粉画,只用细线勾勒,而不用墨色渲染。早春二月的景色尽管没有四季里最亮丽的风景,尽管很少有人去思忖它的意义,但我热爱着它,爱的简单,爱的真挚。

早春二月天,春色叫人闹。走进二月,离春天不远了,当然离温暖也就不远了。

■孔帆升 作者地址:通山县委党校

人不肯上车,工作队就吼他:“给我捆倒,拉上车!”许多人就这样心痛,流泪,一步三回头地离乡而去。他说:“有人看到大水来了,家里的门板木料在水里打筋斗,大水缸在水面上荡呀荡就沉了。若是退水呀,那些坛坛罐罐好好的,多着了。”

“我六七间房,给了250元安家费,移起上移起下的,就值二百五。”

“移到外面,受尽了苦,大年初一都挨骂,人家骂兴国崽来这干嘛?嫌我们来争了他们饭吃。”

“大都是叫移民队,低人一等的人,在人屋檐下受气啊!”

这样叹着过往,也见不到他有多少义愤,淡淡的像说着一桩别人的故事。问起他过年之事,姐夫说他已是四世同堂了,全家几十口人,平常就老伴两人守家,晚辈一年才赶回聚上两天。讲起自己几个儿子,他叹气:没出着,读不得书,孙子也读不得书,又做不了生意,几辈人都生活在船上。

姐夫打电话喊来两个老者陪我喝酒,我没怎么喝,他们两杯下去就红晕了。说着族中的事,心里有不平,也有童真的逗嘴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了,人老了,牵挂多了,年轻人走远了,身边还有两个能说话的人,就行了。忙忙碌碌操劳一年,何不醉上一回呢?

■石熙付 作者单位:崇阳县城关中学

山涧溪水长流,森林百鸟齐鸣。穿行在叶脉和花瓣间,水滴的声响传来,仿佛听到大自然跳动的脉搏。花草总是以一种惊人的隐忍,轻吟浅唱着不懈的努力赢得生命的美丽。记忆中,一家人去踏青还是几年前的事,爸爸妈妈还有儿子收获了不少野菜,我和妻子也收获了不少“战利品”——双手捧着五颜六色的鲜花。回到家,客厅里鲜花盛开,厨房里野菜香味四溢,家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温馨。

回归自然享受本真的生活,总是禁不住挂念年迈的父母。好想抽空陪陪父母,陪陪爱人,陪陪孩子,但却显得那么力不从心。总是小心翼翼将这份亏欠的情感和不安的自责堆积起来,安慰自己总有一天要好好补偿,但却往往不能兑现。

陪着家人一起去旅游踏青,美景各异,心随景迁,踏青的心境也不同,一家老少在一起享受温馨的感觉,再压抑的心情也会豁然开朗,最值得回味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品尝野菜的滋味,唇齿之间留下铭记在心的脉脉温情。

■李慕云 作者单位:鄂南高中

对老年人来说,年味就是火锅的味道。锅底是高汤,主料是实打实的牛羊肉,配菜是自己亲手种的大白菜大萝卜,安全卫生无污染,酸的甜的咸的辣的一锅煮,热腾腾的各取所需,个个吃得满嘴流油满脸起泡。不然,怎么舍得放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回去呢?积攒了一年的自制各色的家乡味,终于有人认领了,盘算了好几个月的话现在可以说了:“儿子啊,工作别太累了,钱慢慢赚,我们有钱花,自己的身体要紧啊!”等到家里彻底静下来了,还要发上几天愣,儿子的烟味媳妇的香水味孙女的笑声还在空气中回荡,就像满屋的火锅味,不吃也五味俱全。

年味是需要文火慢慢地炖才能完全熬出来,只是我们被功名被利益有意无意中挤进了高压锅,熟是熟了,味道却迥异。也许只有当我们把自己放进寂静的夜里,听听自己的心声,回想那些有关过年的前生往事,年味才会一点点渗透你的味蕾直至你的心底。

## 早春二月

  羊年春节,已渐渐远去。这个二月,春节当仁不让地成了主旋律,而我更欣赏二月的早春气息。

  立春是二月最重要的一个节气,因为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。今年的立春节气从2月4日开始,到2月18日结束。自秦代以来,我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。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,而在自然界、在人们的心目中,春是温暖,鸟语花香;春是生长,耕耘播种。所谓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的内涵就在于此。

  早春二月,空气中还弥漫着残冬的味道,但坚强的小草已在这个似春非春的早晨慢慢地、轻轻地、缓缓地冒着点零星的新绿,展露出新的苍翠。油菜花开始零星地布满田野,绿油油的麦苗瞟一眼就会让人陶醉不已。沐浴于春光中,享受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精雕细镂。仰眺白云悠悠,静听鸟雀天籁,嗅沁花香芬芳。宛若于仙境里,陶醉与飘然欲梦中。

  早春二月,那些早早落叶的树木迟迟不肯发芽,而柳树却在寒冬的余晖下首先苏醒了。远望仿佛是一团淡绿色的烟雾;近看则给人以清新、恬淡的感觉。这时的柳叶柔细纤长,还带着细细的绒毛,像是少女朦胧的睡眠,

## 塘头畈

  塘头畈其实是已消失的地名,是水里的村庄。看不见。她沉睡在那些水一样清澈的人的心底里。

  都是这样的吧?舍不下,不想走,哪怕望一望也是好的。不管生活如何困顿,望一望故乡,心头也就安了。

  大多数人移走又返迁,外面再宽田大畈那是别人的祖业,别人的故乡,穷都不嫌家穷呀,库区人何舍得祖辈人生活过的地方!

  于是有了“后靠”,在洪水面前退却。移居柴火山林坳上,将水淹了的村庄捞起来,挂挂在山坡的村庄戴上一顶湿漉漉的帽子,她就一直被叫成塘头畈了。

  这个名字让我常常想到池塘,想到田畈,想到杨柳依依,想到啃着青草的牛羊和那些漫不经心打理庄稼的农人。

  每次去塘头畈,我总是生理意识般要搜寻什么。站在山腰往下瞄,总是一湾湖水,几只闲鸟,两山个小岛,十几两间瓦屋。有时有炊烟,有时什么也没有。根本看不到塘,更没有畈,只有满山石头荆棘,石头缝里长着些半死不活的老枯子。

  倘是桔花飘香时节,那一缕缕清香真是白白浪费了,那一朵朵白真是枉费了纯洁白耗了青春,怎不招惹几个恋花者呢?

  我曾坐在河边望风,被那波光粼粼的水面荡漾,随



## 年味

  都说年味越来越淡,甚至像一壶白开水,滚烫滚烫热气十足,实际上什么味道也没有。但我想,不是没有味道,而是不同年龄的人品出的是不同的味道。

  对于孩子来说,年味就是棒棒糖的味道。剥开花花绿绿的糖纸,慢慢地品咂,慢慢地回味,甜甜的味道不仅留给自己吮吸,还要到处招摇。小时候的我们还没有放寒假,就开始计算离过年还有多少天,猜测今年妈妈会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,会给我们买件什么样的新衣服了。小年来了以后,各家各户就开始准备年货,炒花生蚕豆,炸薯片,打糍粑,摊豆皮等等,有的人家荷包略微宽松,就会去镇上买回瓜子和糖,但数量有限,不能无限供应,只能一次往我们荷包装一点,这时我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满村转,与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着这快乐而甜蜜的年味。

  对于青年来说,年味可能就是一杯可乐的味道。甜得不很纯正,还多了一点泡沫,喝完后凉凉地刺激了一

## 惊鸿一梦相思长

■倪震 作者单位:通山县红十字会

  雨下得很大,雨雾迷茫了远处的山峦,天空与峰峦灰白一片,雨点重重地击打着屋顶、树叶、河流。串起无数的水花,那水花击起的,却是一股股莫名的心绪。是落寞。是离愁。是思念。

  突然想起舅公,远在台中隔海相望不相见的舅公。由舅公,又想起祖父和外公。在我的记忆里,少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记,后来并为之笔墨过的是外公。祖父,一直与他聚少离多,太多的记忆在心里,却乱成只有淡淡的几笔。而仅一面之缘的舅公,虽海峡相隔,因相遇在我的文字开始发表时,因了文字而心相近。舅公是三位老人中唯一一个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书的祖辈。80多岁的舅公,曾亲亲手书与我三封信件,我至今珍藏着。

  三位老人都已经去了天国,走得最早的是祖父。祖父走时72岁。那是1990年,父母带着我们在外地,赶回老家时,祖父已穿上绸缎寿衣睡在老屋的门板上,一脸的安平。祖父一生坎坷,解放前,少年祖父在武穴当中医学徒,冬睡柜台下,夏睡柜台上。解放后,祖父在当地的乡医院做了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医生。

  记忆中的祖父做得一手好菜,猪肚墨鱼排骨汤,干虾米干豆角炖辣椒皮,米粉蒸肉……这些菜肴,一直伴随着我在娘家长大成人,也让我能在自己动手中享受生活。母亲常常说一件祖父对我疼爱的事。我出生在故乡之外父亲工作的一个叫“孟垅”的卫生所里,满月后父母抱着我回老家时,祖父走到一里之外的地方来接我们。祖父把我从父亲的手接过去时,连续说着一句话:“崽耶,这是一条龙啊!”因为出生地有个“垅”字,祖父的一声感叹寄予的是希望。二十岁生日时,祖父从老家赶来,送给我一个鲜红色的“革命笔记”本。我至今珍藏着这本记满了我青春往事、留有祖父手温的笔记本。唯有遗憾的是,对我寄托希望的祖父却没能看到过我的文字和小书。

  外公走的那年75岁,那是1996年,我已经结婚生孩子。外公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件事难以忘怀。一件是我10岁那年,外公来给我过生日,我曾经在一篇《外公》的短文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:“永远忘不了在我十岁生日的那一天,外公带着礼物,步行一百多里来为我庆祝生日,吃过晚饭后外公执意要返回,那是寒冬十月里一个月光满地的夜晚……年幼的我看着外公远去的强健背影,那一份担心和牵挂让我一生都没能丢下”。

  还有一件是,大约我12岁的那年,外公来我家,累了的外公让我给他倒杯茶,因为倒得太满,端起茶杯我自己先喝了一大口,然后再端给外公。一直在旁边笑着看我倒茶的外公,端着我爱上来的茶说:“阿崽,给我倒茶自己先喝一口可以,要是给客人倒茶可不能自己先喝的。”外公灿烂的笑脸,我至今不曾忘记过。

  解放前,舅公是国民党员,当教师。解放那一年舅公随着国民党到了台湾。40年后舅公第一次回老家,大约是1994年,我的孩子已一岁多。父亲带着我们回老家看舅公。舅公儒雅博学,风度翩然,语言温和,见人就发人民币,伴他一起回来的是他在荷兰工作的女儿。记得舅公见到父亲时夸父亲“人才一表”。我想,看到父亲的舅公,脱口而出的“人才一表”,一定是想起了他那阴阳相隔的姐姐和姐夫。舅公是祖父的内弟,祖父是舅公的姐夫;父亲是舅公的外甥,舅公是父亲的舅舅。这样梳理后,血浓如如水。

  舅公是去年春天走的,以90岁的高龄告别他无限留恋的世界和亲人。十分懊悔的是,前年《禅意·火花》的书出来时没有及时寄给舅公,成了我今生的一大憾事!舅公去世的时候,吩咐家人不要把他离逝的消息告诉老家的亲人,理由是隔海相望不能前往吊唁,知道了会心里难过,不知道总有个念想在远方……

  离开故土60年,仅只回过一次。那年回来离去后,从台湾给父亲寄信来说:“我还会再回来的,到时你到武昌接我……”这一愿望,随着舅公驾鹤西去,永远成为我们一个不能实现的梦。

  在我的人生路上,祖父、外公、舅公,于我心里,只是惊鸿一梦。可在日渐增长的年月里,才深深懂得,这份相思,深情又绵长……